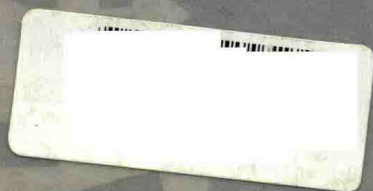


郭强



書法篆刻集

郭强書法篆刻集

四川美術出版社

郭彊書法篆刻集

潘主蘭題



責任編輯	何啓超
扉頁題字	史勤奮
肖像攝影	潘主蘭 沈鵬
書法攝影	陳寧
封面設計	鄭尚
版式設計	侯榮
英文翻譯	阿茂
	彭曉華

郭强書法篆刻集

(川)新登字006號

出版·發行	四川美術出版社 (成都鹽道街3號)
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刷	成都九興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開本·印張	889×1194 毫米 1/16 7
版次·印次	1997年9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7-5410-1412-5/J·1345
印數	1-1500 冊
定價	138 圓

責任編輯	何啓超
扉頁題字	史勤奮
肖像攝影	潘主蘭
書法攝影	沈鵬
封面設計	陳寧
版式設計	鄭尚
英文翻譯	侯榮
	阿茂
	彭曉華

郭强書法篆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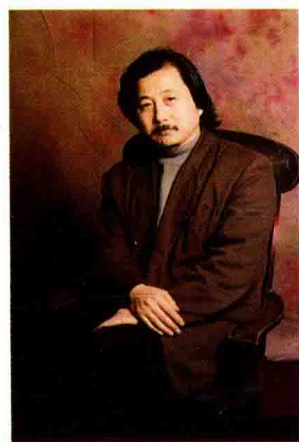
(川)新登字006號

出版·發行	四川美術出版社(成都鹽道街3號)
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刷	成都九興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開本·印張	889×1194 毫米 1/16 7
版次·印次	1997年9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7-5410-1412-5/J·1345
印數	1-1500 冊
定價	138 圓

郭强书法篆刻集

沈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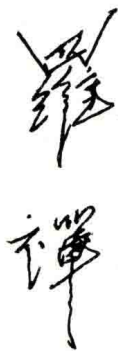




郭强，又名郭疆，號大研堂主人。
一九五四年七月生，遼寧蓋州人。



序一



近日，郭強出示一本即將出版的書法篆刻集清樣，讀之所感不只是一種賞心悅目的藝術享受，更有一種令人心曠神怡的精神陶冶。的確，書法篆刻都有極深的造詣，這是他人品、感情、學養、氣度、見地相融合的藝術結晶，可謂難得之人才。囑我為序，誠摯之情難卻，只好勉為其難。

書法為「六藝」之一。何謂「六藝」，孔子曰：「六藝于一治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可見，書法最初的功能只是記事，僅具實用性。秦漢之際，確切地說是到了東漢，書法的藝術性才逐漸顯示出來。東漢人趙壹有《非草書》一文，真實描述了當時人研習草書的痴迷情景。可知，東漢人已將書法從實用性中解放出來，而賦予它一種全新的審美意義。至于以書法作為取士的標準之一，則是在唐代。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中國書法已經深植于國人心底，成為漢民族精神生活的一個不可欠缺的內容。有人說，不懂中國書法，就不懂得東方人的精神與藝術，這是頗有道理的。

遺憾的是，現在相當一部人誤解中國書法，以為用毛筆寫字就是書法，實在大謬。中國書法當然要用毛筆，而且當然要寫漢字，但這只是最起碼的前置條件，更重要的是它必須講究一定的法則。從用筆、結字，到篇章布局，都應當講求法度。「法」說到底，就是對立統一規律。正如中醫講陰陽、表里、寒熱、虛實等一樣。好的書法作品，必然是矛盾的充分展開和有機的協調統一。優秀的書法家，即是能夠駕馭事物矛盾的高手。如此看來，眼下不少稱之為書家的實在要打一個大折扣，至少離真正的書家尚有一些距離。

從前有「書法小道，壯夫不為」之說，這也不正確。書法雖然不關民生社稷，但卻能影響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很難設想，一個強盛的中華民族找不出一批優秀的書法家。中國的明天，不但需要一批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實業家，也需要一批才華橫溢的文學家、藝術家。

我希望郭強于書法篆刻兩道百尺竿頭進步行，對世界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寥寥數語，姑充序耳。

序二

陳博之

吾國印章之用，起源甚古，公私交往，取信于人，別具內涵，蔚為印學。惟唐宋以來，文人士大夫兼施之于書畫，遂與結不解之緣。明初文人，率爾操刀，自刻自印，蓋明乎書畫用印，取信于人之外，別有裝飾意味，文人水墨游戲之作，松烟麝煤之字，于此爛若雲霞之朱泥印成龍章鳳篆之印蛻，豈但不可須臾或離，更或具有畫龍點睛之妙焉。吾人但觀明清以來書畫，一施朱印，自覺精神頓出，水墨書畫之關捩，其在是乎？

古人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為。雖然，印章小道，亦竟有關於世運嬗變天道流轉之大節存者。近百年之中國世局，可以五十年為斷，別為前後。前五十年間，西風日熾，中國之藝術，莫不受其煽惑，唯書法篆刻，西人所無，蠱惑無端，猶能不失其本心。後五十年間，無知狂妄之風日盛，以為古人皆不足與語，書法一道，漸廢爛至毫無技術難度可言，猶自詡為「心畫」。篆刻則揭竿而起，宣稱應脫離書畫之附庸地位而獨立。然觀其獨立之法，不外二途。一則放大面積，至有大若巨磚者，此直為刻磚，非刻印也。二則斷爛殘損印面，扭曲生造印文，以粗魯為時尚，以輕賤為風雅，須知世間一木一石，俱大自然百萬年孕育而成之精蘊，如此造業，直為暴殄天物，非刻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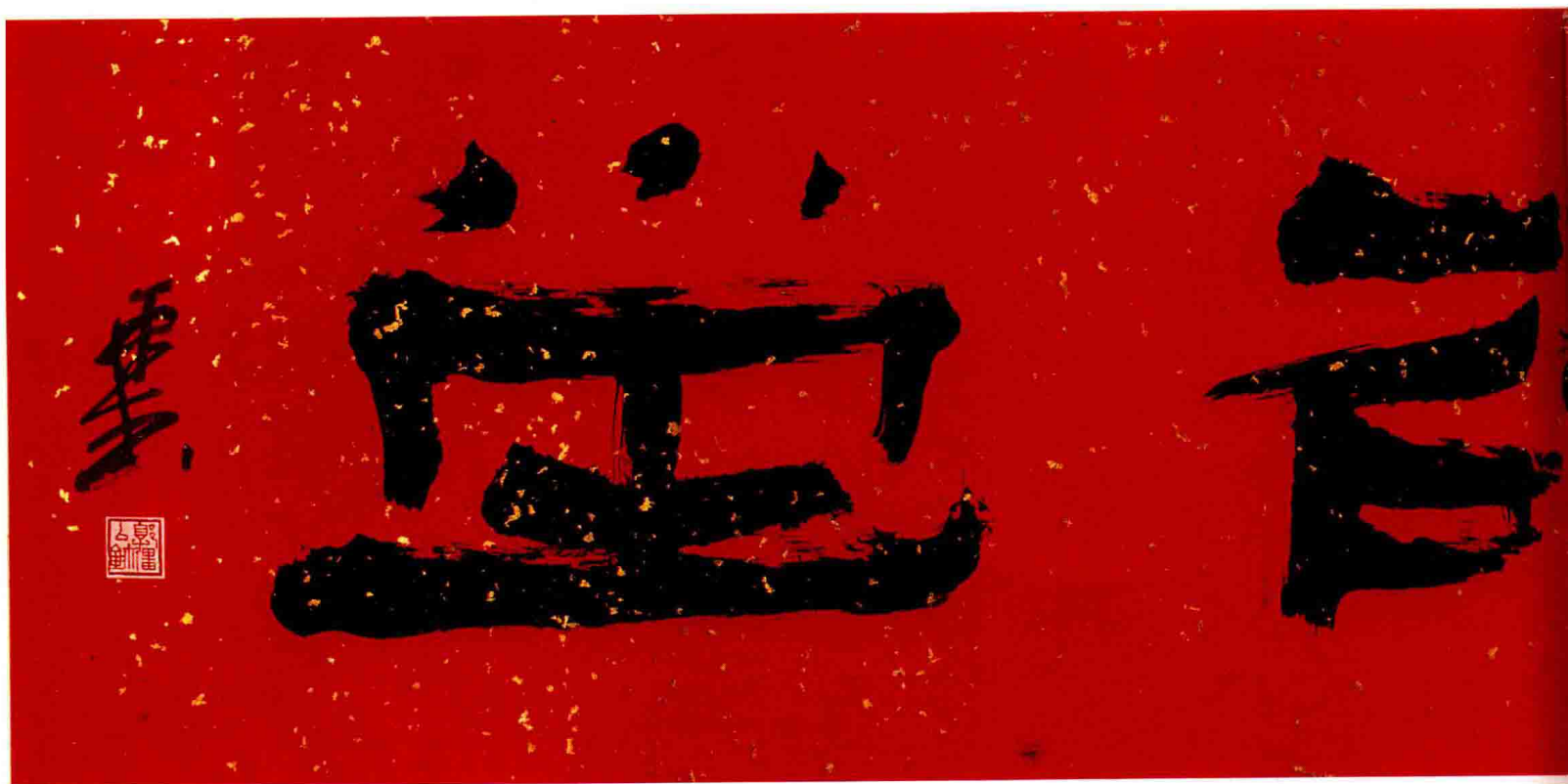
印章之生命，正在與書畫結合而為一體。數千年來，世道隆替，印章之用，漸趨分化，唯書畫用印，猶能稍存古風，其餘封緘烙馬，府庫關防，官軍民人往來取信者均已為他物取代。書畫用印，尤其明清以來文人書畫用印，其着眼之點，在于畫面之需要，至于後來鑒定家之考驗真偽，則屬「身後是非」，此所謂「不用之用」。不用之用，是為大用，因之可以有風格，有流派，有傳承，有嬗變。不用之用，是為藝術，因之可以欣賞，可以摹仿，可以創造，可以寓意。古代印章之實用，遂轉而為書畫印章之藝用，唯其藝用，則在古印消亡之後，仍能獨承古印神理，于文人水墨書畫之上，別添一古文化之遺痕。古印章生命之延續，得之于其與文人書畫之結合，從而另開一新天地，則其壽算與文人書畫相始終，則為必不可疑。近百年來，文人書畫所受之沖擊，既大且深，後五十年間，社會變革尤為巨大，文人書畫之前景尤不容樂觀，則篆刻一技，當隨之而成絕藝乎？別于書畫而獨立既不可，與書畫同歸于寂滅又不甘，可知近世篆刻家于此兩難之境，心有戚戚焉而不忍者，或正不少。

郭強君天資穎秀，獨託深心于篆刻，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余于郭君之作，甚稱其守古法而出新意，施于書畫，無喧賓奪主之嫌，有淵雅靜穆之趣，故樂用之。郭君以篆刻之余力，發而為書，自能天機駿發，秀而多力，與世之萎靡斷爛者，何可同日而語，今君集書法篆刻為一集，命序于余，余于篆刻一道，與郭君素有同感，乃述其顛末如此。

書

法





一、隸書橫披 大研堂 33×136 厘米

德成名自立

德

成

名

自

立

行在言之先

行

在

言

之

先

大研堂主人郭彊篆



三、隸書中堂 浮舟滄海立馬昆侖 68×138 厘米



字有態度，輔以心，非快心合於如，此且如鑄銅為鏡，助非近
者之明，假筆轉心，如非筆端之物。
必在於心，連思至微妙之間，神在思前，
意在前，外筆隨心，左右並立，之，郭鍾

如
人壽
如

連
旦
至
微
妙
之
間

筆
勢
如
此
古
今
生

江上風流王侯家盡
携書盡到天涯却

月梅雨小青
晴日洗出

徐熙後墨士花

墨

